

# 论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内涵

陈 仲, 庞秋蕾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72)

**摘要:**从历史和现实看,人们普遍憧憬“美好生活”,没有例外。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是“过上好日子”的应然状态,这种状态由人民来“定义”,并通过人民的社会实践来体验。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实然行动实际上就是不断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过程。应然状态与实然行动之自然契合,架构了“美好生活”的内蕴,即什么是美好生活与美好生活实现条件——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人类美好生活的真正本质在于社会实践——过程性与结果性的统一;实现什么样的美好生活与怎样评判美好生活——目标性与价值性的统一;谁的美好生活与谁来创造美好生活——目的性与手段性的统一。

**关键词:**新时代;美好生活;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0)04-0029-05

## On the Essentials of "Good Life" in the New Era

CHEN Zhong, PANG Qiulei

(School of Marxism, Party School of Sichuan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Chengdu, Sichuan 610072,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and reality, there is no exception to the common aspiration for a "good life". The "good life" in the new era is the natural state of "living a good life", which is defined by people and experienced in their social practice. Our Party's concrete action of uniting and leading the Chines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is, in fact, a process of continuously satisfying people's better life. The natur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ought state and the actual action carries the intrinsic meaning of "good life", i.e., what is good life and the conditions for its realization: the unity of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the essence of human good life lies in social practice: the unity of process and outcome; what kind of good life to achieve and how to judge it: the unity of purpose and value; whose good life and who to create a good life: the unity of ends and means.

**Keywords:** new era; good life; Marxism

### 一、问题的缘起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人人皆向往美好生活。从管仲的“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管子·枢言》)强调诚信有助于改善社会风尚到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国泰民安,从《诗经·民老》提倡乐此不疲的休闲“小康”生活到《礼记·礼运》描绘的大同社会,从张载的“为万世开太平”到康有为的“人人皆作工而无高下”之平等社会,从亚里士多德提倡城邦应有“最优良的生活”到伊壁鸠鲁的“肉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平静”,从托马斯·莫尔描述的“自由、民主、博爱”的乌托邦到托马斯·康帕内拉所憧憬的“阳光明媚且美丽”的太阳城等等,不胜枚举,一言以蔽之,就是想过上“美好生活”。

2012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就明确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重申:“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美好生活”,言简意赅又寓意深刻,直抵群众心坎又目标明确,不仅成为家喻户晓的一个有温度之“热词”,而且已然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学界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维度进行了有益探讨,主要集中在关于“美好生活”的外延、实现路径、内涵的分析上。

从“美好生活”的外延看,主要有秦维红、姚文杰(2020)的“劳动-闲暇”说,肖群忠(2019)的“文化塑造,伦理引领”说,曹刚(2019)的“自主的、成功的、有意义的生活”说,韩喜平(2020)的“制度保障”说等<sup>[1-4]</sup>,视角不同、答案不一。

从“美好生活”的实现路径看,主要有张三元(2018)的“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扩大共同富裕和共同享受的范围和程度来实现‘美好生活’说;李程锦(2019)的“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建立和完善公正的社会基本制度”说;袁祖社、刘华清(2019)的“构建优良社会精神生态系统”说;孙健(2020)的“绿色消费”说;刘雨亭(2020)的“社会主义劳动解放”说等<sup>[5-9]</sup>。众说纷纭,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及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必然选择。

从“美好生活”的内涵看,主要有项久雨(2019)的超越“物”和“资本”的“人”之逻辑说;周中之(2018)的“善的生活”说;刘志洪、郭湛(2020)的“民族复兴”说等<sup>[10-12]</sup>,视阈不同带来了表述上的差异。

我们试着进行追问,“美好生活”是一种主观感受还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个过程还是一个结果?什么样的生活才能称为“美好”?谁来评判?怎样评判?“美好生活”的主体是谁?谁来创造?本文就试图回答这些元点性问题。

## 二、“美好生活”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什么是“美好生活”与“美好生活”实现条件的统一

从现实看,由于每一个人的家庭出身、经济基础、受教育程度、所处的地理和人文环境、生活态度、心态等因素的差别,所以对于“美好生活”的理解和看法存在着极大差异。比如,在可支配收入完全相同的情形下,有人感觉特别“美好”,有人仍然觉得很沮丧。即使在可支配收入不等的情形下,有可能收入低者感觉很“美好”,收入高者感觉还不那么美好。有人认为物质满足了就过上了“美好生活”,有人则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基础上,还需要有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满足。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最大的幸福就在于“沉思”,只有真正思考者才过上了“美好生活”。有人主张提高了生活水平就过上了“美好生活”,有人则注重追求生活质量——对更好、更美、更安全、更健康、更满意和更幸福的“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sup>[13]</sup>。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人们的主观感受是生活“美好”与否的判断依据。“美好生活”表现为极大的主观性色彩,具体是指人们对于社会安定、人身安全、物质富有、精神愉悦的一种生活感知,主动构建并积极追求符合自己期望的生活样态。

虽然人们对于“美好生活”有不同的认知、感受,但对于“不美好生活”(差的生活)则有一些起码

的共识,比如,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在处于身不由己、劳而少获甚至劳而不获的被剥削地位,身体虚弱不健康、行动不自由等,可以说,现代人不会认为其是“美好生活”状态。因此,“美好生活”具有客观性。“美好生活”的客观性具体是指实现“美好生活”的基本条件。马克思曾讲到一切人类生存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sup>[14]</sup>。足以表明,“生活”的前提必须是人能够“生存”,没有生存哪来的生活,正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也完全符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只有在首先满足了物质上的需求之后,才有对于精神文化上的更高层次需求。人的需要不仅是一个主观的范畴,同时也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在既有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形下,又会产生甚至创造新的需求,社会正是在人们的需求中得到发展,“美好生活”正是在人们的需求中得以实现。“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sup>[14]</sup>。历史表明,人类社会从野蛮到文明、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正是人类实现“美好生活”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虽然其过程复杂而艰辛,但发展趋势不可阻挡。人们生活的每一次跃升,最终都取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生产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理论和实践表明,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才能给更多的人甚至所有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丰富的物质生活、充分的闲暇时间,实现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新中国于1990年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生活质量,向更加“美好生活”进军<sup>[13]</sup>。由温饱到小康再逐步延伸于“美好生活”,始终是从生产方式角度来超越现实生活逻辑,是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的现实观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表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sup>[15]</sup>。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统筹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实现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使社会主义焕发出勃勃生机,满足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多样化需求。

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不同诠释表现为主观性,但“美好生活”依赖于一定的物质基础,最终决定于社会生产方式。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提升则表现为客观性,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辩证统一。

### 三、“美好生活”的过程性与结果性:人类“美好生活”的真正本质在于社会实践

“美好生活”不仅是人们的一种普遍向往,而且体现为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现实过程。这种现实过程在哲学层面表现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早就指出,人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离开实践,不再是社会中“现实的人”,最多是一种“抽象的人”“观念的人”。追求“美好生活”者一定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而是一种“实践的人”。人们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真正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过上“有意义”的生活、实现“美好生活”。人们的社会实践不仅体现为空间不同的共时性,而且体现为同一空间的历时性。共时性实践更多地表现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吸收、借鉴,历时性实践更多地表现为同种文化的传承、继承、延续。无论怎么样,前一代人的社会实践成果总会为后一代人的社会实践奠定基础,而每一代人都在为实现人类“美好生活”做出其应有的时代贡献。新中国建立70多年来,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站起来”意味着中国人民彻底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中国人民实现“美好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富起来”意味着中国结束了物质匮乏的状态,为中国人民实现“美好生活”奠定了物质前提;“强起来”意味着要进一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过上更加“美好生活”。对于每个人而言,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体会和感知到什么是真正的“美好生活”。作为最常见的实践活动——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本身就是一种过程。这种过程不仅表现为完成每一次劳动任务的时间持续性,而且表现为劳动过程中断之后的连续性,更表现为完成不同劳动任务的累积性、叠加性。因此,习近平强调,“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在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自由人联合体”中,劳动已经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sup>[16][43]</sup>,成为人们的一种享受。劳动不但创造了人本身,而且还将创造人们的“美好生活”。

实际上,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理解,更多地看“结果”。物质产品是否极大丰富了,精神文化产品是否更多样了,可支配性收入是否增加了,总是想用一种看得见、摸得着、感知得到的方式来衡量“美好生活”状况。不仅如此,人们还得看劳动成果是否能够公平分配、实现“共享”。这正好与社会主义“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自然契合。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就对“富强”进行了解释并指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sup>[17]</sup>。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sup>[18]</sup>。习近平总书记将“共享”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和归宿。共享就是要实现每一个人都能享受改革开放的“红利”,都能享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伟大成果。最为典型的,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精准扶贫”决不让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人“掉队”的伟大创举,极大地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增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豪感、认同感,增强了对于实现“美好生活”的自信心。同时,成果“共享”倒过来鼓舞人们更加自觉投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洪流中去,人们又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去体味“美好生活”,实现了“美好生活”过程性与结果性的辩证统一。从哲学上看,每一个实践过程都会有一个结果,实践的最后结果就是由不同阶段的小结果构成,无数的小结果构成一个过程,过程本身就体现为一个结果,反过来,结果又体现为一种过程。“美好生活”不仅体现为一个实践结果,而且体现为一个实践体验过程,更体现为人们的一种共享状态。

### 四、“美好生活”的目标性与价值性:实现什么样的“美好生活”与怎样评判“美好生活”的统一

“目标性”是“美好生活”的应有之义,人们孜孜以求“美好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才能称得上“美好”?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美丽图画,“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sup>[19]</sup>。这不是虚幻的图景,而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回应。不仅如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指明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路径,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需要坚持和巩固的13个制度优势、需要发展和完善的13个国家制度及其治理体系,正是新

时代中国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行动指南。实现“美好生活”，需要有序推进、逐渐提升，这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安排是一致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改革成果惠及十几亿人口，实现人民群众全面脱贫；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要达到人民生活更为宽裕，公共服务更加均等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是要达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提升，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

生活之“美好”与“不美好”，本身就含有一种价值判断。“美”与“丑”相对，“好”与“坏”区分，“美好”始终是一个正向、褒义词汇。也正是如此，“美好生活”才成为古今中外人们的普遍追求。“美好”不仅指向物质生活，而且指向精神生活；不仅指向人们的心灵，而且指向人们的行为；不仅指向自然地理环境，而且指向社会风气、社会风尚；不仅指向国家制度及其治理体系，而且指向社会现代化程度。历史和现实表明，物质上富有而精神上空虚不能叫作“美好”，人的外貌美丽不如人的心灵美、行为美。因此，每一个现代文明国家都十分重视国家精神、民族精神的塑造，具体体现为一个国家所倡导和弘扬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心、民族魂，不仅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且充分吸收了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更内含着“美好生活”的真情关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标志着国泰民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标志着社会有序发展；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标志着公民的理性与自律。即是说，凡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就是“美好生活”所要求的，反之，则背离“美好生活”旨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成了“美好生活”的判断标准。在这样一个层面可以说，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在实现和实践“美好生活”。如果说“美好生活”是“体”，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魂”。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目标性与价值性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统一于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矛盾。

## 五、“美好生活”的目的性与手段性：谁的“美好生活”与谁来创造“美好生活”的统一

“美好生活”的主体是谁？换句话说，是谁的“美好生活”或者“美好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不同

的人对此也有不同的答案。有人主张，“个人只管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自己过上了“美好生活”就达到目的；有人主张维护自己所在的集团、阶层的利益，只要少数人过上了“美好生活”就达到目的；马克思主义则主张全人类都过上“美好生活”，要建立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sup>[20]</sup>。谁狭隘，谁博爱，无须争辩。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成长、发展和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将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性质，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好生活”的主体就是“人民群众”，没有其他。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始终将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放在首位，采取联防联控措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明确要为群众创造“美好生活”，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不仅如此，其视野已经投向全世界乃至全人类，倡导并实施的“一带一路”，倡导并践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举措不仅是坚持、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晶，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1世纪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sup>[21]</sup>。《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强调：“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是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金钥匙”<sup>[22]</sup>。“为世界谋大同”就是要为世界人民过上“美好生活”而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

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解决了主体性问题，那么谁来创造“美好生活”，就是要解决实现“美好生活”的手段问题。习近平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sup>[23]</sup>。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当然要由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列宁指出：“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sup>[24]</sup>。人民群众创造的“美好生活”由人民群众享受，便可放心地“撸起袖子加油干”，从根本上激发了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内生动力，这“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发展和运用”

[16]563-564。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脱离了人民群众,所有伟大事业都将沦为泡影。习近平强调:“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sup>[23]</sup>。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革命胜利缔造新中国;通过建设与改革,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赓续带领人民群众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不断推进“美好生活”的螺旋式上升。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依靠人民群众并为人

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本就是人间大道,作为没有任何特殊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必将无往而不胜。人民群众不仅是“美好生活”的目的,而且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手段,是目的性和手段性的高度统一。

综上所述,实现“美好生活”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而且是众人之为之不懈努力的重要动力源;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目标,而且是个人的追求。新时代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面人的发展、社会全民进步的过程,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

#### 参考文献:

- [1] 秦维红,姚文杰.马克思的“劳动-闲暇”思想对理解美好生活的启示[J].教学与研究,2020(3):81-89.
- [2] 肖群忠.以文化与伦理塑造引领美好生活[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3):5-10+34.
- [3] 曹刚.美好生活与至善论[J].伦理学研究,2019(2):1-7.
- [4] 韩喜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制度保障[J].社会科学研究,2020(2):1-7.
- [5] 张三元.论美好生活的价值逻辑与实践指引[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5):83-92+160.
- [6] 李程锦.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理论意蕴及实现路径[J].江西社会科学,2019(6):207-213.
- [7] 袁祖社,刘华清.新时代美好精神生活的三维价值追求[J].山东社会科学,2019(8):5-10.
- [8] 孙健.美好生活向度下内需潜力的挖掘[J].人民论坛,2020(3)中:84-85.
- [9] 刘雨亭.“美好生活论”与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中国样态[J].社会主义研究,2020(1):37-44.
- [10] 项久雨.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样态变革及价值引领[J].中国社会科学,2019(11):4-24+204.
- [11] 周中之.美好生活的伦理意蕴及其实现的价值引领[J].中州学刊,2018(10):88-94.
- [12] 刘志洪,郭湛.中华民族复兴的美好生活意涵[J].江海学刊,2020(1):56-63.
- [13] 何传启.中国现代化报告2019——生活质量现代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J].求是,2017(21):3-28.
- [1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95.
- [1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2.
- [1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61.
- [2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1.
- [21]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10.
- [22] 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81.
- [23]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9(2).